

刘亦思◎著

建筑设计手稿

封面设计图释见后记



TU206/517

2011

Architectural Manuscript

刘亦思 著

建筑设计手稿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C00255544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设计手稿 / 刘亦思著.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019-8354-4

I. ①建… II. ①刘… III. ①建筑设计—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6718号

责任编辑: 毛旭林

策划编辑: 孙 千 责任终审: 劳国强

装帧设计: 锋尚设计 责任监印: 吴京一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12

字 数: 4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9-8354-4 定价: 38.00 元

邮购电话: 010-65241695 传真: 65128352

发行电话: 010-85119835 85119793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E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

100803K2X101ZBW

画空间

2010年7月20日早上9点，我匆忙赶到学校，跟刘亦思碰面。已经放假了，校园里空无一人。两个人对着电脑屏幕一筹莫展。想象中，这是一幅描绘北京报国寺的长卷，用来参加8月底开幕的威尼斯双年展。在近代中国历史中，报国寺发生过很多事情，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时空和事件层层堆叠，成为今天的空间形态。我们试着将一个历史瞬间凝固下来，将这个北京独有的繁华年代的历史断面用图画的形式保存下来。在电脑技术侵蚀传统空间想象的今天，这种做法颇为“异常”，尤其是在耐心观察、细心表现的“慢”传统被低分辨率的拼贴美学所替代的时代，这样做尤显不合时宜。在我们的设想中，这是一幅合乎规格的、严谨的建筑轴测图，描述报国寺建筑和周边街道环境的一部分，然后用绘画方式将市井百态放回到它们的发生场景中。空间就是容器，是生活的发生器。生活在那里发生，空间因此被塑造，就像蚕茧一样，成了生活的外壳。我和七八个学生一起完成了这个外壳的绘制工作，而剩下的任务，就是把暂时屏蔽的人的活动放置回去，这个任务要靠刘亦思来完成。

在我认识刘亦思的很多年前，他就开始画画了。我认识很多画画的人，对于其中大部分人来说，“画”是一种标榜、一种职业、一门技能，或者一个无奈的选择。刘亦思却不一样，“画”是他的本能，是他进行自我塑造的一部分，用以标示“我”之身份认同的东西。他的画与那种制度化了的、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执照有文凭有认证的常识意义上的“画”不同，这完全是“野路子、迷踪拳”的画。直到20多岁的今天，他仍然保有第一次动笔时的天真和幻想，在时空里无目的地漫游、自在逍遥的感觉，既自由，又无所凭依，只有轻盈，没有沉重，像一个孩子的梦境。这并非是说刘亦思的画里没有现实。在完成于本科二年级的一幅白描建筑画中，正交的建筑界面围成了彼此贯通的两层空间，似分似合的墙片沿水平方向展开，一些人影闪烁其间。飘动的窗帘、搓衣板上的泡沫、废弃的轮胎、门可罗雀的理发店、腐烂的西瓜、屋顶上的旧板凳、捉迷藏的儿童，共同组成了一幅无忧无虑的夏日风俗画，那些似曾相识的场景次第出现，仿佛慢速回放的老旧影片，让人怅然若失。那里有我们曾经熟悉的悠然的生活节奏，在中国日益加快的前行脚步中迅速消失，在城市改造的乐观期待中愈行愈远。完成这样一幅画需要的不仅是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还要有表达的愿望，这一切都沿着横平竖直的建筑界面展开，就像生活的边界。这是一种界限定的自由，任何一个时代或一种生活都是这样，而建筑恰恰就需要这种感觉，先是建立一套规则，简单而有效，让空间从中生成，趣味从此产生，然后寻找可能性，展开一段旅程。刘亦思的画呈现出建筑表现的不同方式，与我熟知的严谨、教条的建筑表现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属于“80”后一代的新的价值观，以全新的方式呈现。这里的确有真实，哪怕是破砖烂瓦也富有趣味，我似乎能感觉到某个夏日午后收音机的交流声和雷阵雨的色彩。

迈进了学校的门槛，带着一种专业身份，开始一次新的探索，对一个从小画到大的孩子来说，并不容易。从画建筑到画空间，需要完成一次转变。在本科前两年，刘亦思如鱼得水，虽然在操作空无一人的抽象空间，他却总是能将具体的生活场景复现于纯白的卡纸板模型当中，赋予设计生命。一年级的九宫格训练中，刘亦思构思了一座正方体的“山形”，九个方盒子空间彼此交叠，形态各异、相似相续；一条连续蜿蜒的路径贯穿其间，起伏跌宕，富于姿态。这一切都是以柱面体的抽象建筑语言来完成，图像构思在此转化为形体构思，空间表现力极强。二年级的末尾，王欣老师曾将刘亦思前两年的设计作业拼合在一张A0的大图版上，参加“专指委优秀作业展”。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路坦途，建筑这个领域对刘亦思来说未免太过枯燥了。一种学习总会面临一个阶段，内在趣味可能逐渐消失在技能磨练的枯燥过程中。突破了这层屏障，才有海阔天空。但刘亦思的个性是自由自在的，他不喜欢条条框框。有时候，我甚至能感觉到他匆忙完成空间构思，就为了下一步能在空间中作画。或许在他心里，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图画的界面，就像空白的折扇。随着年级的增长，建筑尺度越来越大，各种技术性需求纷至沓来，即便是形式本身，也涉及大量宏观的控制和结构性的把握，这个时候，精雕细刻的空间经营就显得事倍功半。这表面上看像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其实背后还是与一个人的观念有关：如果说作为现实容器的建筑是无趣的，它到底值不值得追求？一个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既迎合现实又充满梦想？我们是否能在学习一种语言的同时保有自己说话的方式？也许在某个年龄阶段，什么应该坚守，什么应该放弃，的确是个艰难的选择。刘亦思是善于思考的，我相信假以时日，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因为有些事情，他总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像报国寺的长卷，一幅描绘此地当下城市断面的建筑风俗画，很多职业画家或摄影师，也不见得能够捕捉如此丰富细腻的生活细节，再把它们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其实最初的建筑轴测底稿非常粗糙，我们都很泄气，费了一番周折才改出了个看得过去的底稿，又把它切成六块，这样就可以以A4大小的一块为单位完成绘制工作，再把它们拼接起来。这一招果然奏效，刘亦思灵感忽至，当晚就给我传来了第一幅，非常完美。整个工作耗时良久，在A4纸上完成的作品，竟然放大到三倍尺寸仍然富有细节。有时候打通一条路径，起关键作用的竟然就是“坚持”二字。

刘亦思给我看了他学习建筑之前的画作，非常奥妙，富于玄想。如今，实的形体让位于虚的空间，描绘生活的画笔，也由轮廓而深入肌理，画出事物内在的奥妙。就像生活一样，建筑也是充满了物性的坚硬，由条条框框构成，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和法则，需要付出很多琐碎的艰辛才能完成。通过了这场历练，快乐更多。每个人都有义务为自己设定一条人生轨迹，遇见一些人，一起合作，完成一些事情。有时候，真实的天分只有在具有某种特定用途的时候才能被人赏识，期待、压力、艰苦的工作和作品彼此连接，成就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相互磨合中成为现实。刘亦思遇到难题，会来向我请教，我常常不知如何解答。关于外部世界，我知道的也不多，只能如实相告，然后由他自己来做判断、选择。前面的路还很长，希望更多的人认识到一种爱自由的天分，给它充足的空间，让它自由生长；也希望天分的拥有者通过努力达到自由，通过耐心和坚忍找到属于自己的优美的表达。



2011.3.21

无理的建筑手稿

读罢这本书我们会感觉到，建筑的基因不在于受过专业训练的今天，是在他的童年；建筑设计不在于方案而在于手稿；设计手段不在计算机而在于笔上。完全没有精神束缚、完成于13岁的“135年后”，5岁的“彩城”（见164页）等使我们想起扎哈·哈迪德（Zaha·Hadid）这个“当代建筑女魔头”，她的反常规境界（图1）；弗兰克·盖里（Frank·O·Gehry）这个后结构主义的建筑天才（图2），还有西班牙建筑师路易·多梅内克·蒙塔内尔（Lluís·Domènech·i·Montaner）对加泰罗尼亚文化的造顶、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Paul·Andreu）的“水滴国家大剧院”……曾经备受争议的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广场上的玻璃金字塔终归成为巴黎的标志性建筑。这些超级建筑大师们为什么义无反顾地追求反常规的“无理境界”，因为他们都没有放弃回归自然和唤醒童年的情结。

在本书成书之前就接触过这些原始的“建筑手稿”，虽说也只是为建筑师从业所做的案头草稿而已，也着实让人惊叹。当然，这些纯建筑草稿有一部分是运用专业的计算机软件做的，因为这个市场的甲方几乎已经拒绝了手绘方案，这多少有些悲哀。作者运用这些专业软件就像他涂鸦草稿那样行走自如。当我看到清样的成稿方案时从惊叹变成了惊疑……

在一个现代商务楼的建筑设计方案中，巨大的现代化车库，排列着20世纪20年代古董房车，还有一些年代更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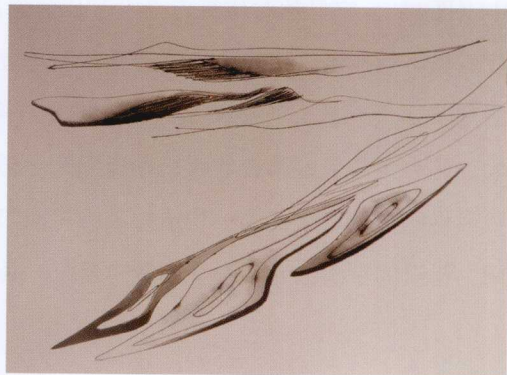


图1 扎哈·哈迪德的草图



图2 弗兰克·盖里的建筑模型

的古董自行车和摩托车，手绘的手法和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图3）。在一个有解构主义风格的公寓方案手稿里，极尽空间感的居室构想中，住的竟都是水浒人物（见本书第186页），这个画面不仅仅有隔世的感觉，在技法上也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在本能上有一种基因的联络，因为这些水浒人物是作者十几岁时的作品，让他们住进这超现实主义的房子是一种对建筑常规的颠覆，但让人感觉很舒服。

一幅参加过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的作品——“聚交在古代与现代的报国寺”，穿插在其中的古物交易、收藏培训班、文物鉴定场景、现代市民熙攘的人群，还有他们的交通工具，包围寺庙的建筑工地、立交桥、公交车站等，简直就是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见本书第62页）。

在一个高档住宅方案的大客厅中，超大通透的窗前地板上放置了一盆植物，醒目而怪异，“醒目而怪异”是说这盆植物与整个建筑设计毫无关系，而为什么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呢？拉近它再观察这盆植物，顿生惊愕，这是作者在16岁时画的一幅“种在花盆里的人”，被移植到这座现代高档住宅设计方案中（图4）。它显然对建筑方案没有任何作用，但会使我们产生很多联想和思考：作者的意图不清楚，我们也不想知道，但想象力的智慧却没有边界，如果从整个建筑慢慢拉近到这盆植物再进入到这盆植物的细节，人们就会对整个建筑设计产生许多反思。这盆植物不仅生长出了活生生的人头、肢体、小动物，还有无数只眼睛看着我们和周围的一切，它好像在时刻提醒我们，自然造就了人类，人类创造了无数风格的房子，人类的一切造物最终将回归自然。这似乎是个“无理的建筑设计手稿”，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空间组合了一个错误的画面，但却揭露了事物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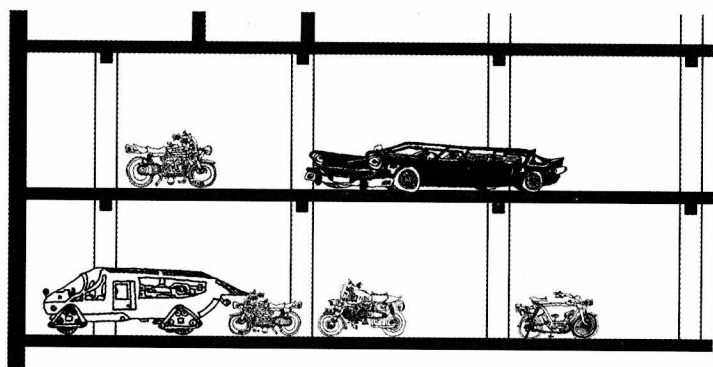


图3 地下停车场里的老爷车们



图4 种在花盆里的人

我看到这本书的希望还在于，学习的手稿是亲近手笔，因为这样才不会束缚我们的想象。西方建筑史是可以用手绘学习的，旅行建筑日记也是可以用手绘记录的，这为回归精神家园和唤醒童年的梦保留了一条时空隧道，这实在需要坚守这个“无理的建筑设计手稿”。

卜凡
2011.2.18 卜凡

目 录

9	我的“建筑编年史”
13	建筑设计训练与方案手稿
14	九宫格空间训练
18	棋格·四宅
26	界上建造
32	旧城补丁六记之云吞记
40	高校餐饮中心
46	炒豆客馆
50	翠微山房
56	公共建筑设计——办公终端
64	报国寺全图
74	外国建筑史学习手稿
75	古埃及建筑
79	两河流域及古希腊建筑
87	古罗马建筑
91	拜占庭建筑
94	罗马风建筑
97	哥特建筑
102	意大利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106	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建筑

111 旅行手稿

112 天津的教堂

114 北京的古村落

120 内蒙古之旅

128 河西走廊之旅

155 北京胡同

156 兴城古城

159 大学校园

160 绘本手稿

161 建筑：儿时的理想国

184 解剖：汽车的机械和建筑的空间

186 发生在现代建筑里的水浒传

190 后 记

我的“建筑编年史”

其实我从未想过自己在这个年纪能有机会把这数年所积累的东西总结出版。从小到大，不知画了多少画，又不知在脑海中闪念过多少想画却又没有实现的涂鸦……再到后来，那些在学校做过的设计，旅行中草草收场却意犹未尽的速写……这些东西都是我人生的一段段轨迹，它们似乎在这个时候逆流而上，纷纷想要我重新将它们拾起，让它们再次成为我的代言人。连我自己都很好奇，到底自己积累了多少画作，而将它们辑成一部短短的编年史，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我追溯时光，那些记忆仍然清晰可见，我的这部“建筑编年史”是一段自我的寻觅和坚守。

第一次画画的场景我竟然还有些清晰：那是一个画写板，爸爸给我买的，画些东西之后用边沿的刷子一捋，就又成了一块白板。内容是什么已经无从谈起，大概只是一些凌乱的线条，一派“天地洪荒”的样子罢。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画画，却在这样无解的疑问中度过了我的童年——被亲戚们“惊为天人”，活在“神童”的光环里，到处画画。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依然酷爱画画，周围的小朋友们大都在外面学素描、水粉，在白纸上总是一套专业的动作，起稿描线，每个步骤都一丝不苟，甚至眼中有那么一点点高傲，而我依然是“泥腿子”出身，画着自己的画，却不感到比他们差，甚至办了自己的小画展，每当下课的时候我甚至有些“炒作”地自己的小座位上画点什么，却总是能引来围观的“盛况”。可我依然感到迷惑，为什么大家都要专门学画画？而我却一直都没有这样？大家似乎将画画作为了另一个“事业”，我却显得如此的业余。

我问爸爸：“为什么别人都学画画了，而我还不学呢？”老爸的表情有些狡黠，似乎在说，“臭小子，我就知道你得问，看我给你一一道来。”

谈话的内容记不太清了，但是中心观点就是，学画画会让我的想象力丧失，而把自己关押在了一个牢笼中，那牢笼虽然能给我高超的技巧，却疏远了想象力这个犀利的武器，想要跳出来，就需要很多的

努力，而大部分人也许一辈子都跳不出来了。一语道破天机，我似乎从那一刻开始，决定去走一条自己的路了。本来我觉得自己会很理所当然地做一个画家，拥有自己的画室，每天都在五彩斑斓中度过，就像爸爸的很多朋友一样，我见过他们，他们都会有一种不同的气场；可爸爸似乎不想让我走这条路，我一开始确实很不解，但他用许多人的例子来告诉我，不要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达利、毕加索、梵高、康定斯基、保罗克利……他们似乎都是时代的开创者，而后继的人们始终没有突破他们。虽然他们大部分依然是画家，可所走的是一条只属于自己的路，是否被人理解并不重要。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又和外界互相连通。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永远也接触不到。老爸的言行对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觉得那条路看起来新鲜而无人触及，便终于打消了学画画的念头，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路了。虽然一段极为简短的谈话，却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老爸便是我的领路人。

我依然画着自己的画，而在漫漫长路中期待能够出现让自己向往的一个梦。老爸从此便退居幕后，对我的学习不闻不问，也从来不教我画画，甚至对于我的年龄都含糊糊，使我处在一个放任自流的状态了。然而蹊跷的是，这并不代表我处于孤独的状态，实际上，似乎总会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在鞭策我，让我总是好奇，想要去认知世界。二十年后我再次回忆，意外地发现，我追寻美好世界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人影，走在我的前面，模糊不清，动作却让我再熟悉不过：毫无疑问，那是我的爸爸。我第一次参加绘画比赛，我第一次写生，我第一次做泥塑……在我身边的就是他。每当我自信的时候，盘旋在我耳边的话就是“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要怀疑”。就是这种很简单甚至毫无表情的鼓励，使我一直坚守自己的领地，不向任何事情妥协。而在漫长的时间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梦”。

每次爸爸出差回来，就带汽车模型和图书、画册给我，而最常见的图书，就是建筑类书籍：西方建筑的钢笔画画集、外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等，里面的图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它们和纯美术太不一样了！那些软硬自由的线条，那些华丽的雕塑、铺砖，还有那巨大的体量……原来我们最常见的东西，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它需要美的评价标准，更需要一种掌控力：建筑师似乎都是博物学家，他们对于任何事物都抱有兴趣，最终那些积累下来的素材会被他们有序地组织和再创造，他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不禁浑身颤抖，因为我想我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了。而我画的画里，建筑的成分越来越大，我突然意识到，那些技法再也不那么困扰着我了，我需要做的，就是如爸爸所说“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那些梦境中的城市慢慢在我的纸上架构起来，虽然不如小时候那样“高产”，但我很愿意花大量的时间画长卷。曾经有很多次我都想要画巨幅的长卷，里面各种人们生活的场景都一应俱全，然而却时常失败，因为实在是太过庞杂又疲于梳理。其实就算是到了现在，我仍然做不到那一点，因为一座城市远不是一个人能够琢磨清楚的！但我依然能够画出一些足够详细的画来，那些都寄托着我对于一个城市的幻想。

长久以来，我都在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中游弋，无拘无束，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再去触碰那些很“专业”的东西了，而我幻想的城市也日新月异，与时俱进，从一开始很明显地借鉴西方建筑的影子，到后来的一种说不清是什么风格的状态。自己也逐渐到了为了命运而奋斗的时候了。但是我不是那种成绩拔尖的学生，我也总是“玩心不死”，虽说不至于拖班里的后腿，但我知道自己肯定不是清华北大的料。

妈妈有些担心，不知道我会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又会学什么专业，那个时候建筑学的名头已经很响亮了，我一心想要去学建筑。可是我知道那些建筑学专业的录取分数都十分惊人，我显得有一些不自信，我甚至和妈妈说实在不行，就学个其他的专业，也许以后还会有机会圆梦呢，妈妈也勉强同意，但她知道我说得违心，心里并不开心。一直作为旁观者的老爸，这个时候却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去考考美院吧，那里有建筑系，而且你的文化课一定位于顶尖，只是需要重新学习一下基础的东西，如素描和水彩静物。”这句话说得我有些迷惘，明明不要再去接触那些东西了，却为何还要重新进入这个领域呢？但是文化课的低门槛还是有一些吸引力的，一家人对这个问题慢慢达成了一致，我也决定先放下成见，也许我的天赋会再次帮我一把。就这样，我有些突然地开始了我短暂的“专业学习”历程，老爸这个时候又一次走到了台前，自己放下多年的画笔也重新拾起，我依然能够感到他精湛的技艺，我也十分想要快速地得到那种画画的另一种“本能”，能够一眼看出物体的结构，能够一笔画到最为精准的部位。可事实是，学习的历程是相当艰苦的，二十年我都在自由地画，却不知不觉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意识，我很难跳出来进入到这个领域中，而时间也一天天地减少，压力向我无情地袭来。老爸倒是处乱不惊，淡定地对我说，这些技法只是一个敲门砖，最重要的依然是你的个性，还是那句话“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很快，我就去参加特长生考试了，我硬着头皮进去，老爸则焦急地在门外等着，交素描的时候，老爸第一个挤进人群，隔着保安大喊让我给他看一眼画，我难为情地将画板转过去，却没想到他竖起了大拇指。我心中不知有多欣慰，因为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后来，我又去参加美院的考试，那种气氛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那里的学生都踌躇满志，因为这里是他们的终极理想。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是考试，感到疲惫不堪，老妈要去上班，而老爸就一直默默地陪着我，因为我们都不是健谈的人，但老爸每次总是准时地在考场门口等待着我，关切地问我画得怎样，我心中莫名地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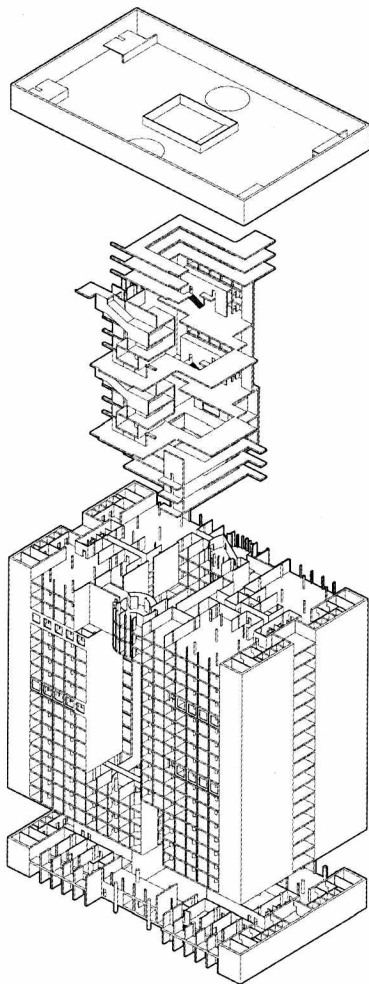
事实证明，天赋在这个时候没帮上忙，我并没有通过美院的专业课考试，老爸比我还义愤填膺，指责那些“没用”的评委。我起初感到失望，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被证实，不过倒是更加坚定了我要通过文化课成绩说话的决心。我的朋友十分支持我，带我去其他建筑专业也很强的学校，我第一次见识了学习建筑的状态，一部手提电脑、密密麻麻的草稿、堆积如山的图集画册、装满箱子的马克笔……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渴望，一种灵魂深处的向往：这就是我所期待的生活啊！颜色、线条的讲究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那种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爱和想象！

又一个事实证明，我完全有能力考上建筑专业。让我欣慰的是，我仍然和“专业”的美术无缘，而可以继续我自己的建筑之路了。老爸这个时候又开始懒懒散散，退居二线，继续对我的年龄模棱两可，而我也终于学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专业。到了大学，我感到了那种自由，我接触到了柯布西耶、密斯这些非科班出身却成为建筑史上丰碑的人物，和毕加索、达利给我的感觉如出一辙，原来在建筑界，也有这样伟大的存在。与此同时，建筑本身的许多非美术因素也给了我许多学习的空间，如力学、材料学、构造学等，这些对于我仍然是全新的领域，虽说相对于设计课程来说，这些课有些乏味，但都是建造建筑的重要依据，而我最爱的课程则是建筑史，我的历史笔记总是图文并茂，甚至空无一言，只是那些老建筑在说话……

大学五年的时间在我的整个“建筑编年史”中只是很短的一段，我与建筑所结下的感情，早已不是大学的时光能够承载的了，而是我从混沌，到有梦，到圆梦的一段历程。当然，历史是时代的结束，也是时代的开始。幸运的是，我从小梦想，没有戛然而止，而是逐渐丰满，一点一点地实现着。这些曾经的回忆，被我重新记起，终于，我明白，没有那些风趣的涂鸦、那些怪诞的脸谱、那些虚无的空中楼阁，我是无法到达现在这个阶段的。若是没有一个引领我走上正轨的人，我同样无法得到今天的这些东西。正是那些“不专业”的画，给了我无数的灵感，让我变得与众不同。虽然我经历过叛逆、无知、轻狂、迷惘，但如今我已不再怀疑。从现在开始，我又将上路，继续书写这段漫长的“建筑编年史”。



《“杂家”老爸》2004



建筑设计训练与方案手稿

作为一个终极理想，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从刚刚入学，到即将毕业，似乎总有学不完的东西，建筑学也许是最为广博的学问，却并没有固步自封，在一个象牙塔中自我陶醉。在学习建筑的踽踽独行中，那些困难是难以估量的，然而如今将它们收集起来，虽说远远没到卷帙浩繁，却也感到收获累累。毕竟，建筑师是一辈子的职业，而现在才刚刚开始。

九宫格空间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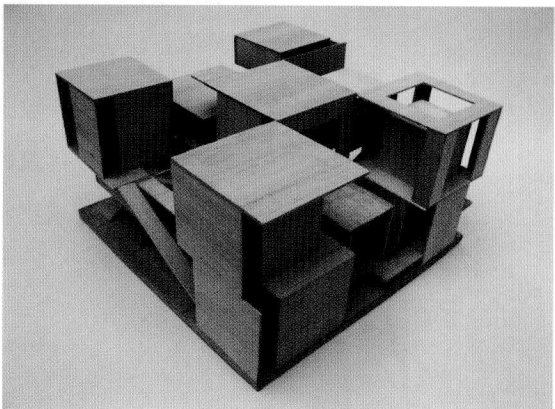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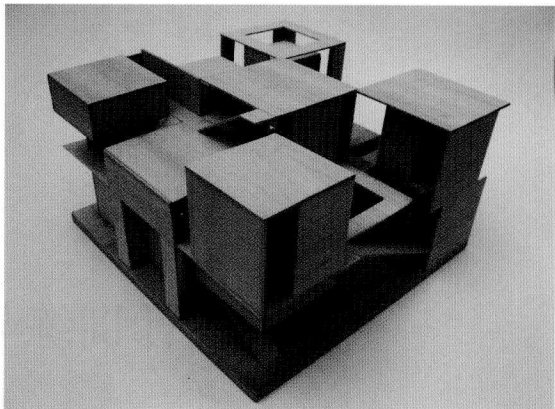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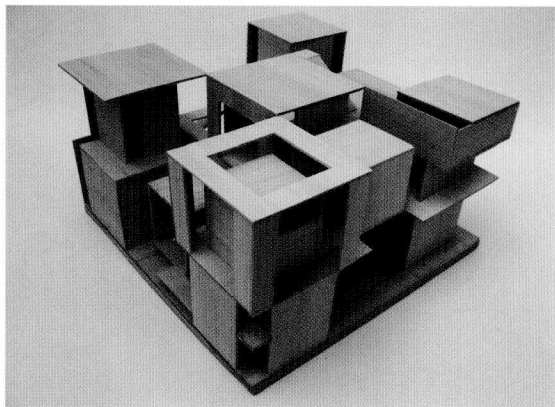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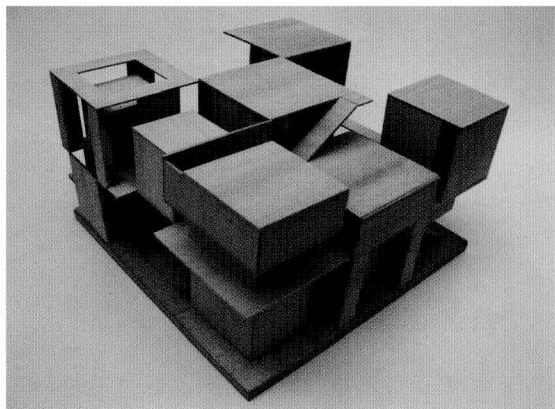
在早年的库伯联盟建筑学院里，九宫格空间训练是进入学校的第一个作业。这种看似简单，与环境、基地并无依赖关系的“原型”，却是进入建筑领域的入门教材。虽然真正的建筑十分复杂，但学习建筑设计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刚刚开始接触这一门既陌生却又向往的领域，并通过这个简单并玄机蕴含的“原型”，打开了建筑之门。

与美国的库伯联盟不同的是，九宫格在这里被地域化了，中国传统的属性将更多地被反复运用和验证。但实际上那些经过提炼后的空间理论，无论地域都会最终达到同一个目的：趣味性。九个格子不仅是实实在在的格子，也是心中的框架，它勾勒出的是游离于秩序与趣味间的玲珑体量。穿越格子的线有多重的含义，虚虚实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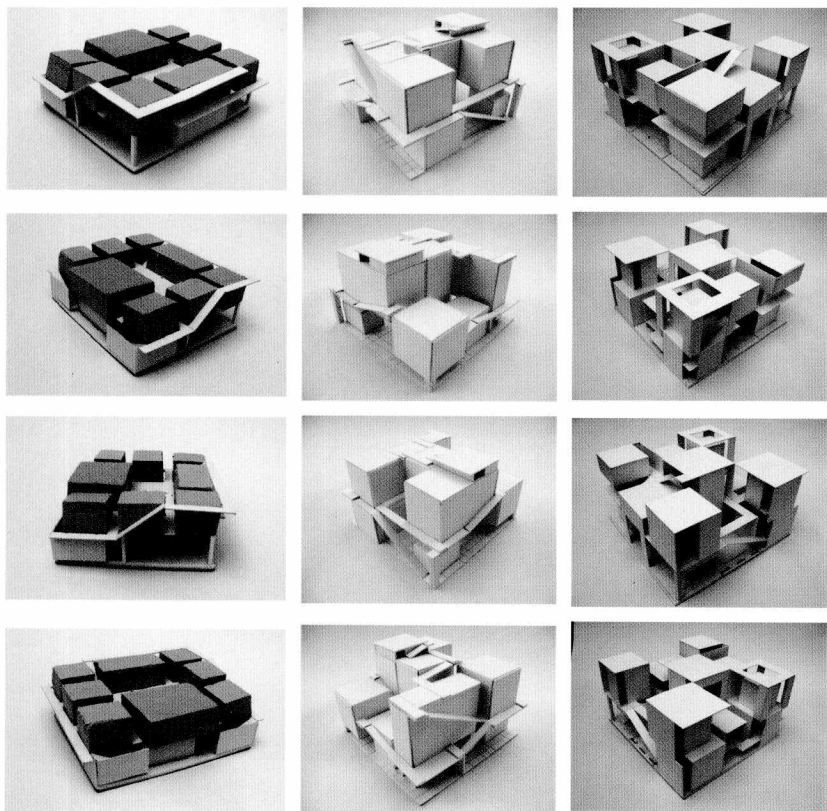
有的时候是垂直界面的边缘，如围墙，有的时候则是水平界面的尽头，如盘旋的走廊。一条路首尾相接，是褶皱的空间。

如同中国山水画中，路总是柳暗花明的，曲曲折折，掩掩映映。

*获得2008Revit杯第7届大学生建筑设计作业观摩和评选获奖作业



右图：木制模型照片（显示了各个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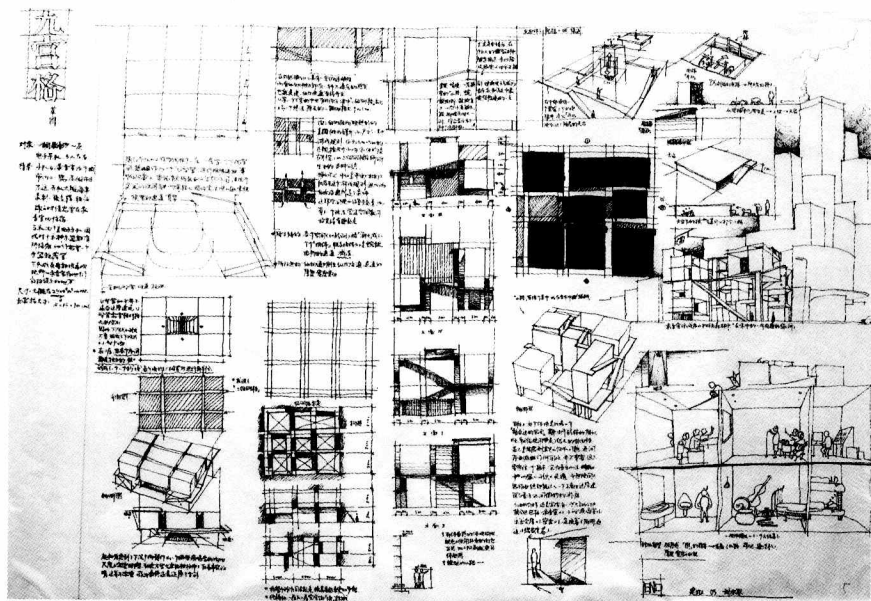


用模型做方案

左图显示了模型的演化过程，其实也就是方案的形成过程。一开始还是围绕着九个格子本身，将坡道和游廊贯穿其中，起起伏伏，想象人们走在其中是缓慢且左顾右盼的。格子本身并没有进行设计，只是将其视为一个相对巨大的体量，这可能是一种功能的暗示。然后九个格子发生了高低的变化，就像一座山一样，乱石嶙峋，而交通仍然见缝插针，有些像中国画里的漫漫山路中，总会适时地出现一个挑山工，一下子将视野浓缩到极点。

最终，秩序感和随意的营造需要一个理智的控制，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这样也许更接近建筑。

草图：九宫格提供的是一种可能性和进入建筑设计最起初的约束体系。它不仅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每一个格子可以是具象的体块，边缘也许会用实墙分隔，然而在心理上，也许会默默形成一个准绳，让我形成秩序的意识，也会是心中默念的一种空间结构体系：承载功能分区的一副立体的格子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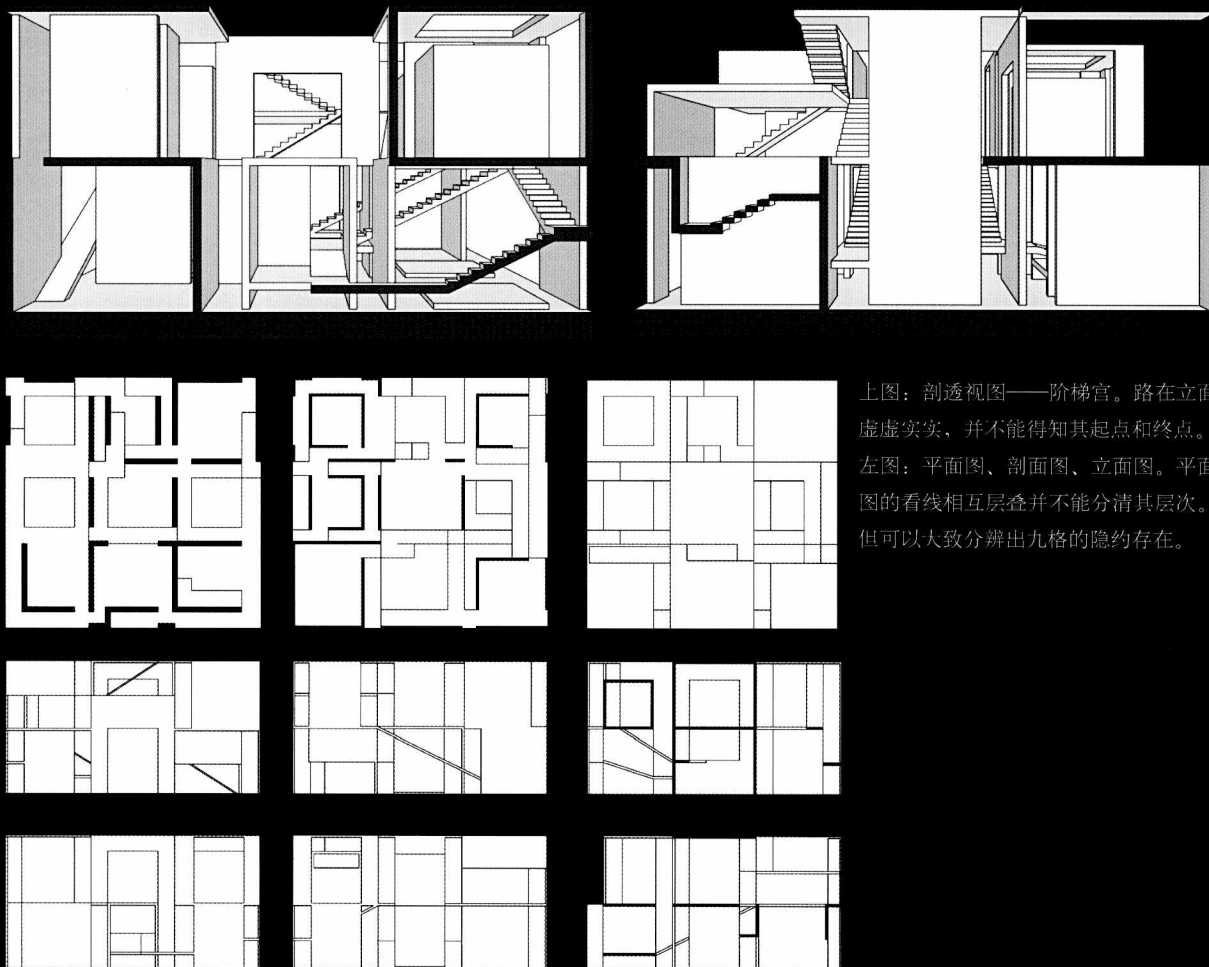
剖面与平面

荷兰的M.C.埃舍尔有一幅名叫《阶梯宫》的石版画。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纵横交错着无数的楼梯，空间在这里是不确定的，上下左右都在相互转换，这里是一个乌托邦，到处行走着埃舍尔标志性的“小卷兽”，甚至违反了自然法则，重力的方向不再指向地心，我们甚至不知道地心在何方。在上下共十八个格子里，每个格子都期望成为相互独立的小盒子，但是阶梯作为带领人们“穿山越岭”的载体，便因地制宜，出现在任何需要出现的地方，虽然不能像《阶梯宫》一样的进行奇妙的界面转换，但实际上人们走在其中，空间是在此起彼伏地转换的。

在漫无目的地穿越过程中，我们就像一个个“小卷兽”，并不知道终点在哪，而由着感官和空间带来的引导性，由一个格子走向另一个格子。

如果只有线条展示剖线和看线，平面图看起来就像一个层层叠叠的迷宫，只有加上了一些阴影，也许才会分清楚哪里在上哪里在下。

这可能是一种“透明性”，这样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也存在着对位关系。在许多立体主义的画中，我们都难以分辨其中的虚实，而那种含混不清的关系，用切片的方式(分层)解构了。



上图：剖透视图——阶梯宫。路在立面虚虚实实，并不能得知其起点和终点。
左图：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平面图
的看线相互层叠并不能分清其层次。
但可以大致分辨出九格的隐约存在。